

# 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0830620

10位ISBN编号：957083062X

出版时间：2006年9月

出版社：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[日]荒木见悟

页数：318页

译者：廖肇亨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：“荒木先生的学问以华严学、禅学、朱子学、阳明学四支为中心，研究儒、释、道三教互相的影响关系，抛弃以儒教为优先的教条主义，特别重视由高度理论与心理来探求儒佛间的对应和交涉，并由此一新角度看宋明理学，致力于发掘被埋没的思想家。本书中，荒木先生对明末清初的佛教与儒学，甚至当今学界的研究方法与趋势，都提出独到的见解。既能对思想观念内涵的厘清与演变有清晰的勾勒，亦能对当时的历史情境脉络有完整的掌握，跳脱儒佛优劣的论争，同时给予儒家与佛教两种思想传统深富同情的理解，可谓深具启发、别开生面之作。”（引封底介绍）本书共收录论文8篇，分为三大主题：（一）明末清初儒学思想史的再省思、（二）晚明狂禅评价的再检讨，如赵大洲与邓豁渠、（三）佛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发展。

全书目次：

刘（述先）序

作者中文版序

导论（廖肇亨）

气学商兑—以王廷相为中心

郝敬的立场—兼论其气学结构

赵大洲的思想

李通玄在明代

毛稚黄的格去物欲说

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

觉浪道盛初探

我的学问观（张文朝译）

荒木见悟教授年表

荒木见悟教授著作目录

译后记

明代中后期儒家士人与佛教的关系，尤其禅宗和净土宗，都非常密切。当时的晚明四大师与士人交往非常频繁，而不只是这四大师（云栖株宏就是四大师之一），一些僧人也与士人有非常多交往，影响的层面不只是思想了，就连社会、生活等方面都互有纠葛。当时佛教一度繁盛，有人认为晚明是佛教复兴的时期，我认为这与士大夫参与有关。

由此可知荒木见悟的眼光是如何地准确了，他的学术重心一开始就放在儒教与佛教的关系上，时段则是晚明到清初，几十年来不曾改变，把毕生的精力都放上去，而荒本的重要不只是花了时间，更要紧的是他的学说的确引人入胜，发人深省。现在他有关晚明儒佛思想史的著作陆续译成中文，是很让人高兴的事，樂於推薦給大家。

# 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

## 作者简介

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者，明代思想史名家。广岛县人，九州大学文学博士。历任福冈学艺大学小仓分校副教授，北九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系主任等职。氏以明代思想史之研究成果，驰名于世。生性谨严，行事一丝不苟，颇有古代理学家之风范。1980年代之后，曾数次到台湾作短期讲学。主要著作有《佛教只儒教》、《佛教只阳明学》、《大慧书》、《明代思想研究》等书。

# 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九州二老，荒木最强。廖肇亨的翻译也好，可惜只译了此书和《佛教与儒教》
- 2、没太多熟人~
- 3、古籍标点摘瑕一则

黄永年在《古籍整理概论》（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1月第一版）中曾详述古籍标点一事的不易，尤其提到“由于目录学修养欠缺，往往把书名号标错，有关的其他标点也随之而点错。其例最多”（第122页）。近读日本明代思想史专家荒木见悟（1917年生）的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（廖肇亨译，台北市：联经，2006年第一版；廖肇亨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6月大陆第一版），也发现一个把书名号标错的例子。

荒木书中有一篇《李通玄在明代》，对唐代佛教居士、华严学者李通玄（647-740）的《新华严经论》在明代士大夫之间的流传和接受有精详的剖析。文中引夏树芳（1551-1635）《消渴集》卷九所收《与王损庵》一信说：

顷陈君自贵邑来，见遗《华严合论》。抄禅机要诀，笔尘诸书庄严，读之如参灵鹫。

（大陆版第84页，台版第129页）

收信人王损庵就是明末著名学者、佛教居士王肯堂（号损庵，1549-1613）。信中“抄禅机要诀”和“笔尘诸书庄严”二句不好理解。谁在“抄禅机要诀”？“笔尘诸书庄严”从文法上能讲通否？既然提到“诸书”，怎么又只有《华严合论》一种？这些地方都让人产生疑情。

初读时还怕是排印的错误，检日文原本（《中国心学の鼓動と仏教》，福冈市：中国书店，1995年8月第一版，第161页），才知道本来就是这么断句的，只是“庄严”一句后面用句号。《消渴集》的“渴”字，荒木原书误印作“喝”，汉译本将其改正过来。但是，“笔尘”的“尘”字，汉译本台版作“塵”，荒木原本却作“麈”（“鹿”字头下加“主”字，音zhǔ）。按，“麈”字正确，汉译者疏忽误读成“塵”（尘）。

其实，“见遗华严合论抄禅机要诀笔麈诸书”应作一气读，里面包含着三种书名。《华严合论》即李通玄《新华严经论》的别称，但夏树芳此处所谈并非《合论》本身，而是它的某种名为《华严合论抄》的删略本。换言之，“抄”字应属上读，是书名的一部分，并非用来表示“抄禅机要诀”这一行为。明代为《华严合论》作删略的有好几家，包括李贽（号卓吾，1527-1602）的《华严合论简要》和殷迈（号白野，1512-1581）的某种《华严合论》删略本，也就是顾起元（1565-1628）在《李长者华严经论略序》里谈到的“昔白野殷宗伯，卓吾李居士，皆于《新论》著有钞略”（转引自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，大陆版第84页，台版第128页）。夏树芳向王肯堂提到的《华严合论抄》，疑即类似于顾起元所说经李贽和殷迈删略的某种“钞略”本（“钞”同“抄”）。

“禅机要诀”明显也是一书名，但查禅籍书目，并无《禅机要诀》。夏树芳受赠诸书，揆诸情理似应包含王肯堂的著述。王肯堂撰有《参禅要诀》一卷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有著录，“禅机要诀”或即《参禅要诀》的误写。“笔麈”二字也应该是一部书的名字，因为明人著作中叫“笔麈”的有很多，王肯堂就写过《郁冈斋笔麈》四卷，夏树芳提到的恐怕就是这部书吧。最后还有“庄严读之”，这四个字不应从中间断开，“庄严”描述的是人读书时恭敬端肃的态度。

综合以上意见，荒木所引夏树芳《与王损庵》中的这句话应该断作：

顷陈君自贵邑来，见遗《华严合论抄》、《禅机要诀》、《笔麈》诸书，庄严读之，如参灵鹫。

虽不敢说我的句读一定正确，但较诸荒木原来的断句，感觉更为自然合理一些。质疑荒木的断句，大家不要误会成是想要证明他“目录学修养欠缺”。明代的文集和佛典，又有谁比荒木看得更多呢！

（<http://gcontent.oooo.com/6/80/68095f4a82903794/Blog/05c/38f30c.html?t=1319947943>）

# 《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